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非|洲|研|究|译|丛

刘鸿武◎总编



R W A N D A

卢旺达危机： 大屠杀史

【法】热拉尔·普吕尼耶◎著
赵俊◎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卢旺达危机： 大屠杀史

【法】热拉尔·普吕尼耶◎著
赵俊◎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7 - 15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卢旺达危机：大屠杀史 / (法) 热拉尔·普吕尼耶著；赵俊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非洲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Rwanda Crisis: A History of Genocide

ISBN 978 - 7 - 5203 - 0198 - 5

I. ①卢… II. ①热… ②赵… III. ①卢旺达—历史 IV. ①K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8311 号

First published b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1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刘鸿武任首席专家的浙江省政治学一流学科（A类）、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中心建设成果。

《非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刘鸿武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忠明	陈德喜	陈明昆	冯绍雷	顾建新	郭宪纲
贺 萌	贺文萍	蒋国俊	金灿荣	李绍先	李智彪
刘贵今	刘鸿武	楼世洲	梅新林	秦亚青	舒 展
舒运国	唐 晓	王辑思	王逸舟	徐 辉	徐伟忠
杨 光	杨洁勉	杨立华	张 明	张宏明	张忠祥
钟伟云	朱立群	朱威烈	庄国土		

此书献给我的两位卢旺达同道——让 - 内朴姆塞内·恩库里基伊姆弗拉（Jean - Né pomucè neNkurikiyimfura）和让·卢米亚（Jean Rumiya）。前者是图西族人，后者是族际婚姻下的胡图族人。两位都是优秀的、年轻的历史学家，前途本来均不可限量。恩库里基伊姆弗拉并不涉政，也接受陷入暴力前的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卢米亚积极投身政治。随着哈比亚利马纳政权走向极端，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为该政权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卢米亚曾一度加入这个知识分子阵营。然而，卢米亚头脑清晰，大义凛然，反对风雨欲来的丧心病狂。大屠杀期间，两人不幸罹难。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的一些同事违心奉承，迎合本应加以斥责的恶魔。但是，他们俩维护了我们这个职业应有的正直与尊严。

前 言

被殖民者反对殖民者的最后战斗，往往就是被殖民者互相间的斗争。

——弗兰兹·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要研究大屠杀史，研究者首先就要在道义上做出基本选择。在一篇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文章中，^①著名的应急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前主席罗尼·布劳曼（Rony Brauman）放弃了研究非洲内战的念头。这些内战残忍异常，肆虐于整个非洲大陆，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从苏丹南部地区到卢旺达。为什么放弃呢？因为“根据某种等级标准，将这些苦难分门别类毫无意义，几乎令人作呕。”作为一名学者，我能理解其感受，但不赞同其看法。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背后的情绪煽动与政治背景。在一个媒体以同样庸俗的口吻来报道大屠杀和

^① Rony Brauman, *Devant le Mai. Rwanda, un génocide en direct*. Paris: Arléa, 1994.



性丑闻的世界，沉默是对受害者的最大尊重。这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与夺人眼球的媒体标题一样，这种诚实的、体面的做法，最终会让灾难说不清道不明，原本就模糊，现在就更混沌难辨。莎士比亚可以将玫瑰战争写成一部戏剧，但谣言和无知可能会将它变成一个讨人厌的、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故事，犹如出自白痴之口，毫无意义。

对逝者的尊重并不会妨碍分析其死因的努力。我们在卢旺达所看到的一切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是生物灾难，也不是“自然的”兽性爆发。图西人和胡图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冤家对头，也不会因为图西人高瘦、来自埃及，胡图人矮短、出生于基伍湖沿岸，互相间就要赶尽杀绝。卢旺达大屠杀有着复杂的根源，充斥着诸多的矛盾和残酷的命运交织。它有着爆发的突然性，也有着精神崩溃的时期。卢旺达大屠杀是一个进程的结果，而这个进程可以加以分析、研究和解释。犹如我们分析、研究和解释 19 世纪针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

笔者认为，理解罹难者死因是对他们最好、最恰当的纪念。让罹难者尘封于历史，或任由宣传歪曲，或任由简单化的陈词滥调曲解，事实上是在帮助杀戮者，是对罹难者的不敬。人具有社会性，否认死亡的社会意义，等于在第二次杀人：第一次是在肉体上，第二次是在精神上。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要告诉读者经验教训或对读者进行一次道德宣讲。然而，历史可以澄清真相。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告诉我们，恶是极其平庸的。然而，我们要理解恶的特质，剥离恶的情感冲击，追问恶的模糊性，看看那样的一个世界：杀戮者几乎与受害者一样绝望，真正的罪大恶极者却迅速地

消隐在针对受害者的暴力中，而正是他们在理性的状态下实施了这一暴力。我希望如此能消除一种认识，即非洲是一片黑暗的大陆，暴躁的野蛮人彼此攻击，以此来填补非洲黑暗而又苍白的历史。如果这本书能消解部分这样的认识（甚至已经悄悄地进入“自由主义”思想的幽深处），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对那些确信，即便研究人类最惨烈的悲剧，在道义上也可接受的人来说，卢旺达大屠杀依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件，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卢旺达，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成型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成了一片复杂、独特、半神话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社会和政治行为体在不同程度上从真实的世界进入了神话了的描述剧本（那些关于卢旺达及其人民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论述也参与到这种转变过程中）。到20世纪40年代，卢旺达人的生活、活动，可能还有情感都在遵循着剧本而非他们更为复杂的历史（此时正消隐于历史虚幻之中）的逻辑。1959年，最后一个血印图章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加在这个神话创造物上。此后，这个神话创造物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人们不能书写他人已经书写的内容吗？这不好说。然而，人们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哪怕是最惨烈的人类遭遇并非是荒谬的，这种遭遇依然有其可辨识的逻辑，即便迥异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胜利地向历史进军。

行笔至此，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长久以来都不是一位“卢旺达专家”。正如我们将会认识到的那样，在业已专业化了的非洲研究界，卢旺达和布隆迪专家术业有专攻。笔者更熟悉的是卢旺达以北的国家，包括乌干达。作为一名“乌干达专家”，笔者熟悉那里的好



几个人物，他们后来创建并领导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当时，他们告诉笔者，他们要“返回”卢旺达，那是一个他们梦想而并不熟悉的国家。笔者当时并不相信他们能如愿以偿。1990年10月1日，笔者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彻底错了。由于“专家”讨厌被证明自己的判断为错，在接下来的四年内，笔者便试图去了解这个紧邻乌干达腹地的小国的现状与历史。在此过程中，笔者甚为着迷于此，即便是1994年初夏的恐怖也未能让笔者掉转回头。愿卢旺达永远和平（Amahoro Rwanda）！

目 录

第一章	卢旺达社会与殖民统治的影响： 文化神话的形成（1894—1959年）	1
第二章	胡图共和国（1959—1990年）	46
第三章	内战与外部干预 （1990年10月—1991年7月）	105
第四章	迈向民主的荆棘之路 （1991年7月—1992年6月）	141
第五章	持久的阿鲁沙和平谈判 （1992年7月—1993年8月）	174
第六章	大屠杀前纪事 （1993年8月4日—1994年4月6日）	208
第七章	大屠杀与战火重燃 （1994年4月6日—6月14日）	229
第八章	“绿松石行动”与中部非洲的灾难性结局 （1994年6月14日—8月21日）	299
第九章	战后余波还是新开端 （1994年8月22日—12月31日）	331
第十章	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	375
索 引		411

第一章 卢旺达社会与殖民统治的影响：文化神话的形成 (1894—1959 年)

地理环境

道德虽然抽象，道德悲剧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以此论之，卢旺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非洲国家。首先，卢旺达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仅为 26338 平方公里。这块土地没有大片的丛林，也没有干燥的低矮灌木丛，气温适中，空气湿润。除了阿卡迦拉国家公园（Akagera National Park）外，卢旺达也没有狮子、长颈鹿和大象。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历来较大，“非洲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并无立足之地。卢旺达主要是多山地形。整个国家的平均海拔为 1000 多米，其中一半以上国土的海拔为 1500—2000 米。与乌干达（Uganda）接壤的西北部，地处维龙加火山群（Virunga volcanoes）的卡里斯姆比（Kalisimibi），其最高海拔达到 4507 米。除了该地区之外，卢旺达总体来说不是一个高山国家。自西向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非大裂谷的纵深处众多大湖（坦噶尼喀湖 [Tanganyika Lake] 和基伍湖 [Kivu Lake]），将卢旺达和扎伊尔分隔开来；接着就是扎伊尔河—



尼罗河的分水岭，临崖峭壁纵横 3000 里；然后就进入卢旺达人的土地，即所谓的“千丘之国”；最后，再向东，地势低缓，有着一些大片的湿地，^① 一直延展到坦桑尼亚边境。绝大部分卢旺达人居住在中纬度地区。在那里，有着数不清的山，景色极其壮丽，令人惊叹。这里每年的平均气温为 18℃，年降雨量为 900—1600 毫米。此纬度地区的气候极其适宜人居。在这里，每年有四季。但是，这种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于欧洲国家。卢旺达的四季并非依据气温（甚至整年里的气温也保持不变），而是依据降雨量的大小来划分。在很多方面上来说，卢旺达（及其孪生国布隆迪 [Burundi]）都可称之为“气候与生态岛”。^②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在此居住的人口有着深刻的影响。卢旺达的农业一直比较繁荣。事实上，卢旺达农民大体上也就是园丁。除了森林地区，即北部的吉斯瓦蒂（Gishwati）和纽恩威（Nyungwe）之外，整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花园。农民精耕细作，几乎将田地修整为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那样的水稻田，而不同于很多其他非洲国家所实行的粗放型农业模式。

卢旺达的田地肥沃，而且保护得当。高地的天然要塞不但阻止了采采蝇和能传播疟疾的蚊子的进入，而且阻止了敌对部落，在 19 世纪，还阻挡了沿海斯瓦希里奴隶掠夺者的入侵。在白人到来前，卢旺达总是能免于外来进犯。农业繁荣、没有疾病之害以及安全的

① 关于气候、地理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更详细描述，参见 François Bart, *Montagnes d'Afrique, terres paysannes, Le cas du Rwanda*, Tale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1993. 更简洁且清晰的分析，参见 Jean - Pierre Raison, 'Le Rwanda et le Burundi sous pression' in A. Dubresson et al. (eds), *Les Afriques au Sud du Sahara*, Paris: Belin, 1994, pp. 320 - 329.

② Jean - Damascène Nduwayezu, *Les fondements physiques, humains et économiques du développement du Rwanda*, Ruhengeri: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1990, p. 44.



环境使卢旺达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越过疟疾肆虐、战火纷飞的坦噶尼喀灌木地区后，第一批探险者终于到达了卢旺达的高原地区。这些探险者觉得他们来到了人口像是蜂窝般密集、热闹和繁荣的地方。

绝大多数卢旺达人居住在山上（*musozi*）。^① 卢旺达的地形决定了卢旺达人特有的，也有些拘谨的人居方式。首先，卢旺达农民是罗戈（*ruko*）里的男人。罗戈这个词有好几个意思。就日常用法而言，它仅指整个住家院子或是包括所有家人和动植物在内的圈子。在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每一个妻子都有自己的罗戈。罗戈也是卢旺达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层次上要比世系（*inzu*）低一些。罗戈也就是家庭。每座山上都住有几十户人家（*ingo*）。卢旺达社会中两个有名的敌对族群，即图西人和胡图人，他们比邻而居。两者关系或好或坏，有通婚，也有杀戮。鉴于卢旺达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再加上具有大批量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卢旺达势必很早走向集权政治，并出现高度社会控制。

事实上，卢旺达所形成的社会控制几乎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种社会控制以及富饶的土地，是卢旺达给早期探险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会持有这种印象。^② 正如一位现代著作者所言，“一旦在权力结构中出现放松控制农村人口的迹象，哪怕只是有

① 卢旺达俗称为“千丘之国”，是完全有道理的。从卢旺达中部的一个山顶上放眼望去，就目力所及，东西南北，全是几乎同等高度的山。这些山上，几乎挤满了房屋、香蕉园和修整整齐的田地，只是偶尔有树丛间隔。山谷多沼泽，通常也是野生动物尤其是体形优美的长腿水鸟诸如鹤、皇冠鹤的最后庇护所。山脚间或被蜿蜒曲折的湖泊环绕着。清晨薄雾下的美景会使人联想起日本禅画所具有的脆弱和优雅。

② 这里的早期探险家为德国人。两本讨论西方与卢旺达间早期联系（1894—1897年）的最佳著作从未出过译本。参见 Graf von Götzen, *Durch Afrika von Ost nach West*,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99; Richard Kandt, *Caput Nili. Eine empfindsame Reise zu den Quellen des Nil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19 (1st edn 1905), 2 vols. 在1907年至1914年期间，坎特（Kandt）是第一任德国驻卢旺达总督，他被卢旺达人亲切地称为 *Kaanayoge*。



端倪，人们就能知晓什么是一种真正的恐慌”^①。正如我们所要论述的那样，这也是1994年之所以出现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控制权力的迷恋并不是因为卢旺达人的某种特性，原因很简单，可归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地少，人口密度大（历来如此），社会交往关系稳定、密集、倾向性明确。这一点也可以从表1-1中得以清晰的体现。

表1-1 1934—1989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密度变化一览（译者注）

年份	人口	总密度	实际密度
1934	1595000	61	85
1950	1954000	73	102
1970	3756000	143	200
1980	5257000	200	281
1989	7128000	270	380

资料来源：Jean - Damascene Nduwayezu, op. cit., p. 98. 总密度指的是就卢旺达总土地面积（即26338平方公里）而言的人口密度；实际密度指的是就可耕地面积（即18740平方公里）而言的人口密度。

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人口密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如夏安达区（Shyanda commune），其人口密度到1989年曾达到每平方公里668

^① André Guichaoua, *Les paysans et l'investissement en travail au Burundi et au Rwanda*, Geneva: ILO, 1987, 引自 Jean - Pierre Raison, op. cit., p. 322。

人。根据2000年的人口调查，卢旺达人口高达一千万，^①以每十年增长50%计算，到2040年，卢旺达人口将会超过五千万，也就是说，其人口密度将是法国的20倍，^②除非在此期间，卢旺达人口增长速度下降。1994年春的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口密度减小，但这样说起来过于残酷。当然，屠杀的决定是政客出于政治原因而下达的。普通农民之所以如此广泛地卷入大屠杀，人口密度过大至少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农民觉得地太少，人太多，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给幸存者留下更多的土地。当然，究竟谁将是受害者，谁将是幸存者，并不是随意而定的，而取决于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一点。

图西人、胡图人与欧洲人（Abazungu）^③

在到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后，第一批探险者立即就发现，这里的人们虽然具有类似的语言和文化，但分化为三个不同的群体，即胡图人、图西人和特瓦人（Twa）。这些人常常被不恰当地称为卢旺达的“部落”。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部落特征，只是小民族（micro-nations）而已。他们都使用班图语，比邻相居，也没有“胡图人之地”（Hutuland）和“图西人之地”（Tutsiland）之分，且互有通婚。

① République Française, Ministè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Etudes et Documents* no. 55 (July 1983): *Perspectives démographiques à l'an 2000 en Afrique*, Vol. 2, pp. 147 - 157.

② Jean - Damascène Nduwisyezu, *op. cit.*, p. 121.

③ 即卢旺达语中的“欧洲人”。

不过，他们确实有差异，也并不平等。^① 具体到各群体中的个人，情况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每个群体都有其典型的体型特征。人数较少的特瓦人（占总人口的1%或不到1%）是俾格米人（pygmoids），他们或是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丛林地区，或是为贵族和国王服务，从事一些卑下的工作。占人口总数中绝大多数的是胡图人，他们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具有典型的班图人体型特征，与邻近的乌干达人或坦噶尼喀人非常相像。其余的则是图西人，图西人极高且瘦，脸庞棱角分明，是养牛者，^② 他们显然在种族上不同于当地的农民。19世纪末，人类学研究几乎满纸充斥着“种族”讨论。很快，这种体型特征的讨论变得越来越理论化，也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不过，有时又完全是想象的。关于这三个群体的体型特征讨论，大都以彻底的伪科学术语为开场。在这三个群体中，体型较小的特瓦人被排列在最下等：

（特瓦人）数量在不断萎缩，是一个很快就会消失的种族……特瓦人具有很多鲜明的体型特征：身材矮小；敦实；强壮；多毛，尤其是胸毛多。脸部扁平，犹如猴脸，还有一个大大的鼻子。他们的样子同他们在森林里抓捕的猿猴很是相似。^③

① 对于他们间的差异，已有不少描述。我们也将看到，很多差异并不明显。在对图西人、胡图人、特瓦人分化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前，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前殖民时期卢旺达的社会阶层分化，我们可以在路易斯·德·拉克吉尔（Louis de Lacger）的《卢旺达》（*Ruanda*）的前三章中看到相对客观，很少带有价值倾向的“经典”描述。参见 Louis de Lacger, *Ruanda, Kabgayi*, 1959。

② 相较于“游牧者”（pastoralists）而言，“养牛者”（cattle-hardens）要更为恰当。因为卢旺达土地有限，牛群往往只能集中放养，不可能出现游牧生活，除了在巴格圭（Bugogwe）这样的边远地区。

③ *Rapport Annuel du Territoire de Nyanza* (1925)，引自 Jean Rumiya, *Le Rwanda sous le mandat belge* (1916-1931)，Paris: l'Harmattan, 1992, p. 140。